古城區圖書館
天雨流芳

安汝欽若此欺予念已丙

古城區圖書館
天雨流芳

九九消寒圖賦（以題為韻）

氣肅九重。露零九有。寒夜吟詩。寒天置酒。雪滿高士之廬。線添美人之手。點綴應維摩之畫。蕉葉成行。丹青仿敏政之圖。梅花作友。一枝揮毫。幾番筆走。不類屏垂耕織。鴻詞備列。昔日。若觀河出文朙。龍戴應添八九々。夫其天雨嚴霜。地空林藪。園凋千樹之梨。宮落三眠之柳。課雨風於樂歲。幾度回頭。畫水石於華堂。幾開笑口。琯吹一一露落晴空。徑立三三霜侵座右。嚴寒若此。長松已足秋千。消△暑何時。倚竹還思夏九々。乃瞻羣樹。愛芳標。弄柔翰。坐清宵。其橫枝也。依清風

天雨流芳

與明白。其染辨也。雜紅羅與錊綃。其得數而得奇也。如洛書之陳錯綜。其隨候而隨染也。若番風之應迢遙。倘將畫到清明。祇歘五日之數。若使畫停春立。仍閱六六之朝華。待春来其涼未已。魄添月下。令意也。消。傳神半幅。屈指重閱幾枝。著彩粉數月。塗丹試思三百六旬。年光乍過。若得四十五日。春意方闌。彩筆一枝。冰肌屢試鉛華。一幅雪蘂同看。長茲老幹橫斜。著三點雨點之色。若賦寒風。釁發。豈一日二日之寒。爾其過三五之幾度。雨露潛濡。近百六之佳景。桃李齊敷。淡墨描成。試問曾經幾日。温風又至。無煩更畫

天雨流芳

一株值新燕兮復到與畫蝶兮同貝鋪待將五月初臨
還思翻曲迴憶三冬忽過應嘆不圖我
皇上玉燭調時葭灰驗度九德敷施九州陶鑄數千年之
功業按日以程一百刻之光陰薰風思布德同軒帝
擬黃技薄劉佃染素即使九成克奏詎忘無逆之圖
定將九叙唯歌而作閑居之賦

賦得我輩豈是蓬蒿人（得徵字五言八韻）

豈是人忘我偏教此日徵蓬蒿辭舊宅儕輩慶新朋
茅茹連猶共匏瓜繫馬能心誰甘荷蕢志肯軟扶籐
蒿婦歌王未樵夫笑士曾田園存故老風雨伴孤燈

天雨流芳

草草勞何事栖栖嘆不勝菁莪
文治盛雲路許同登

其一

載詠菁莪句蓬門樂就徵幾人同櫟散我輩合梓登
木署龍言降蒲輦鳳[illegible]乘本來桑梓望不負棟樑稱
華戶辭千里微曹共一朋卷阿歌翽鳳渭水學揚鷹
寵異金蓮送聲名玉樹增謫仙依
御苑才豈槐凝丞

賦得古來成事盡書生

若箇書生出橐𥈭事竟成古来天下士盡是國中英

天雨流芳

一旦宣謀畧千秋錫美名才猷儲斗室聲價重連城
彼美懷如玉此身都以瓊品原超叔季業已冠公卿
他日功須計吾曹料莫爭文章資黼黻珥筆步
蓬瀛

其一

幹事還須學空聽總未成有生来自古建業盡羣英
虎樹周廷績麟標漢閣名三才歸運量一定（下）室（上）昇平
駿業千秋炳鴻儒百代聲武臣空禦敵策士但縱橫
卷軸星羅瀾旂常貝闕旋
宸猷資贊翊小道漫爭鳴

大雨流芳

賦得早充觀國賓（得賓字五言八韻）

憶昔觀光日。於王利用賓。早爲天下士。充作棟樑臣。
式燕郊鳴鹿。登龍閣書麟。頭新及第。燒尾舊緣因。
肯作池中物。先諸席上珍。徵庸懷往日。来亮溯前身。
鳳闕承
恩久。鷺班詩漏頻。
聖朝宏拔擢。多士見彬彬。

其一

晚節爲工部。芳齡早搢紳。鵷排充上國。鷺振作王賓。
（下上）插帽宮花潤。袍沾苑柳新。記曾同日宴。多是年（下上）少人。

天雨流芳

氣接金門吐。香分玉案親。鳴鸞依紫殿。呦鹿賦青春。
畢世詩中史。先時席上珍。
熙朝羅俊乂。穆穆覲
楓宸。

賦得長江繞郭知魚美　得江字五言八韻

何處魚書達。黃州望大江。長城通盤舍。繞郭聽魚腔。
作帶晴波遠。周牆急浪撞。雉圍低撼百。鯉餽不辭雙。
漫指彈霜鋏。鮮宜佐玉釭。飛濤常近堞。把釣欲浮艭。
鼇萊詩心壯。鱸思客夢降。回頭看
太液。在藻咏蓮窗。

天雨流芳

賦得王道

天天〻地安其

平象恊階同

千海不揚波

帝力擊壤遍垓埏

賦得渴不飲

嬌廉猶問粟

幾入占井渫

汗懷巢父絕

挑無楚子借

也望帋山如列碁望東岡若波濤望洱一耳望城一盤望村落一簇耳昔[illegible]雲[illegible][illegible]表今反生於足下雨不從太空而降實自樹杪而起壯遊之士至此有奮然出類拔萃之想吁亦高矣哉而尚不能窮其巔盖自下視之處而近實行之[illegible]而遠數左顧右盼谿谷無底不知其幾千萬仞也怪石林立劍若而排筆若而豎峙坳而不齊鮮崖[illegible][illegible]無一不奇絕者幽草閒花無一不暢茂者豈非大塊假我以文章天然示我以圖畫也夫白日將沒不至洗馬塘而旋洗馬塘者昔尉

遲敬德南征。至此一遊。曾洗其馬於塘云。同遊者誰、李伯奥傅少泉木伯華和武番諸君是也。是爲記。筆氣縱横。詞法古雅。均於此道三折肱典矣。

天雨流芳

鶒音尺

南湖塘釣記

和志堅

南湖塘、亦榆佳境也、歲在乙卯夏六月、暑假予與友人釣魚於塘、塘萬萍鋪若青氈然、有蘆葦焉、因風偃仰、有鸂鶒焉、與波浮沈、岸楊柳依々、鳥鳴交々、何風物之可人歟、水清不甚深、於汲魚躍、曾無人漁焉者、漁亦不鮮、釣以是魚最貪、袪萍施餌、爭趨恐後、綸方投、標（浮子）便出沒、而魚咬鈎焉、撣指頃可得七八、予不善釣、僅得大小各一、小如指、大可半尺、樂哉此舉也、雖太公釣渭、子陵釣富春、亦不過是耳、於時、夕陽在

天雨流芳

山。遂擕竿而旋。烹而食、嗚呼、魚亦知夫漁之愚魚乎。何視死如歸耶然、誘之以餌者、豈獨一漁哉。夫餌、固可口、試問、其爲有利乎、其爲無利乎、利與、不利、固不可得、而知、彼彼魚、止知目前之爲利、而不慮身後災。彼固謀生、適足以害生、嗚呼、陷之以計者、豈獨一魚哉。雖然、吾不責漁者之欺魚、而責夫魚之自欺、不然、餌亦一蚯蚓耳、鉤亦一曲鐵耳、爲足以欺其慧。嗟々、彼印度、朝鮮、亦魚也。乎。有國者、勿爲魚以自欺、而受並漁者之欺也。可

天雨流芳

清樸深刻不蔓不支譬喻處亦多精理名言足當暮鼓晨鐘可稱佳作也

古城圖書館
天雨流芳

古籍圖書館
天雨流芳

也又何擇蘇杭乎從前蹤跡宛若浮萍居指生平居
然与宣尼相似蓋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此屋潘玉
泉觀察本以五年為約兄請從小國之例期以七年
然趙孟視蔭不[illegible]待五何論七乎姑存此說而已
　與崇地山同年摘
樾因二小兒病魔纏繞不得不在蘇照料近已遷居
紫陽書院屋雖寬大而兵燹之後窗戶不全殊苦廓
落耳拙鳩既不善營巢窮鳥又安能擇木竊比於衛
公子荊以一苟字處之然彼之苟々其所有樾之苟

天雨流芳

尚其所無或較古人更進一籌乎闌河修阻不獲如在天津時得以時相過從聊藉管城子粗陳大略不盡欲言

與李筱荃制府

玉梅花下將交三九忽九陛恩光兩湖春色都在牙旗玉帳間也承惠草堂之資發函爛然赤第三百不啻鄰騎至而寶玦來頒 弟故里無家僑居吳下而寓廬福仄殊甚今秋偶於馬醫巷西頭買得潘氏廢地一區築屋三十椽用衛公子荊法以一苟字了之而

天雨流芳

其旁尚有隙地因於其中疊石穿池褋蒔花木地形狹長自南至北修十三丈廣止三丈又自西至東廣六丈修止三丈似曲尺形即名之曰曲園一曲之士聊以自娛無當大方家數也世兄篆書日進可喜之至天寒筆凍呵毫裁覆幾不成書又因應敏齋招至大雲庵蔬食迫欲赴之草草殊甚不足世兄一笑也

與朱伯華比部

辱手書知京寓清吉甚慰僕主講浙中寄孥吳下去冬以青蚨千貫典得馬醫巷潘文恭舊第而居之從

天南流芳

此其長為吳下阿蒙乎比年以書院而兼書局歲入不為瘠薄而家用日見紛繁漏卮之命無可如何傳云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得過且過而已老妻病體綿歷數年今春病劇氣血並虧醫者或議滋陰或議扶陽脈之皆對而迄不能奏功僕亦精力衰頹迴非昔比看來皆非長壽身也大兒仍擬令其至直隸候補小兒痞疾難瘳只有聽之幸其已有一子頗覺茁壯笑言啞々聊供愚夫婦眼前一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手足下近況知亦不甚佳京曹清苦自昔然矣

天雨流芳

惟努力青雲再進一步耳

與曾樞元中丞　摘

窮愁著述已及百卷雖不足以傳後而頗足以自娛設再入長安而來則阿婆老矣其能與三五少年爭東塗西抹哉若乃改絃更張易內而外則勿論素乏吏才且鄙人[illegible]胱略形迹笑傲公卿為日久矣一旦腳鞾手版而來曲跽雅拜自稱下官有不驚而且笑者乎窮達命也固不足言吾生有涯姑從所好閣下霄漢鳳鸞鄙人江湖鷗鷺雖升沈異路尚無傷乎

天雨流芳

昔日接翼同飛之舊若必與雞鶩爭食階除則鳳鸞其必羞之矣因承教爰率所懷惟鑒察不宣

上曾滌生爵相

元武湖上麟趾[illegible]遷屈使相之尊嚴泛輕舟之容與紅衣翠蓋掩映其間此樂尤為得未曾有每欲作小詩紀之而竟不成亦見詩腸之澀也幕府諸嘖未識誰工繪事能傳之丹青以識雪泥蹤跡否

與彭雪琴侍郎

舟中別後即作越中之游五月朔始還西湖講舍使

天雨流芳

人入城偵視則台旌發矣瞻望不及我勞如何吳門
未知有幾日勾留若能遲至月底尚可於銷夏灣頭
奉陪觴詠也越中山水殊勝大賢遊覽於前賤子登
涉於後相距不過旬日而稽山鏡水間籬鷃雲鵬後
先翺翔亦一奇也所遊如西陵南鎮蘭亭皆擬作一
詩而力不勝題大有秦武王舉鼎之懼因別尋題目
避重就輕庶幾齊王用三石弓便自稱十石也其蘭
亭一章即以奉懷輒錄博一笑
上曾滌生爵相　摘

天雨流芳

見在羣經平議已刻於武林因有訛字尚須刊正俟刷印後即當寄呈函丈恭請鑑定自惟樗櫟之材得付門牆之末大懼草零木落有傷知人之明是以竭熒燭之末光效[illegible]繇之微力夜以貲日麤有成書雖詅癡四方為識者所鄙然尋繹如吾師者或為之莞爾而一笑乎

又（摘）

金陵晉謁小住節堂一豫一游叨陪末座窮園林之勝事敘觴咏之幽情致足樂也樾已於十四日抵滬

天雨流芳

即擬還蘇敬奉箋陳謝不盡萬一

與杜小舫方伯

別後由蘇寓寄到手書知台候勝常為慰僕於九月初携老妻至湖小樓倚樓坐對全湖晴好雨奇隨時領略至夜則月色波光上下照耀兩三魚火明滅其間光景尤清絕日乘籃輿至天竺靈隱禮佛天竺大殿新建無可觀覽一路山色頗佳然舊時修篁夾道今則若彼濯々美哉猶有憾矣靈隱則勝景天成不以盛衰有異山洞幽邃山上老樹亦未盡摧殘泉

天雨流芳

流澌々清逾綠竹是日為月盡日香客稀少遊履其罕與内子坐冷泉亭上仰瞻山色俯聽泉聲一樂也亭中懸平齋所書泉自幾時冷起一聯内子謂問語甚雋請作對語僕因曰泉自有時冷起峯從無處飛來内子曰不如竟道泉自冷時冷起峯從飛處飛來相與大笑隨筆及之博故人撫掌也

與王補帆同年（摘）

七月之望杭州詁經監院寄到惠書即從貢甫大令交來者讀之知前所陳書院章程已見之行事矣區

天雨流芳

區芻蕘之獻何補高深閣下從善如流邇言必察即此一端而他事之集思廣益舍己從人概可見矣

與袁小午同年

長安一別十有八年矣閣下以禁中頗牧作軍中韓范奉承先志振揚國威厥後中興元功之列甚善甚善伏念吾榜介[illegible]禾壬子間舊有鋒腰之誚然同館諸君頗有膺異者樞[illegible]以候補道拜黔撫補帆以編修授浙臬蓋不飛不鳴者雖多而一飛一鳴未始不冲天而驚人而閣下者則尤其上擊九千里者也陝

天雨流芳

甘軍務近日何如數十萬健兒環而待命於閣下一人胸中轉漕筆底量沙賢勞深以為念樾自大梁罷歸中更兵亂流離轉徙幸獲安全忝竊皋比安事撰述年來從吳下紫陽書院移主浙中詁經精舍將舊著各書先後校付剞劂已刻者羣經平議三十五卷諸子平議三十五卷賓萌集五卷外集四卷春在堂詩六卷詞二卷每一校閱時復自笑夫蚓竅蠅聲其細已甚豈足與公等爭鳴哉然執莊生齊物之説則籬鷃之與雲鵬原自各適其適固無傷乎昔

天雨流芳

日接翼同飛之雅也用敢以書布達左右軍書旁午之餘或亦一破顏乎

與李少荃相國

前得手書知秉金衔聯翩西上想韋皋府至蜀道難化為蜀道易矣但長路迢遙未識何時返旆武昌西望旌麾勞々已極自去月初回吳下以事久留見在定於九月下浣買棹武林於吳中為雁戶於浙中為雁臣往來僕々可一笑也兒子紹萊材輕年幼寸效毫無在鄙人懷舐犢之私都忘肓昧乃大瞶推

大雨流芳

屋烏之愛曲予成全猥以凡庸濫邀奬敘既感且慚謹奉書陳謝不盡萬一

與馬穀山制府

頃楊石泉方伯遞到前後漢書各一部傳述尊意嘉惠陋儒拜受之餘不啻鄴椅到而寶玦來也昔人云寓得~~不~~一部漢書便是窮兒暴富今班范兩家雙々俱至寒窗坐擁富可知矣所惜年來精力就衰著述都嬾春蠶食葉未必再吐新絲雖感持贈之情益增荒落之懼略一展玩其字體工整格式大方洵為海內

天雨流芳

善本即函告浙局諸同人新舊唐書照此刊刻使成一律亦藝苑之巨觀也惟得隴望蜀食熊思魚人之常情將來史記三國諸書告成竊更有發棠之請公其許我否

與日本儒官竹添井々

鶴望方殷魚書登貢始知歸帆安穩吟席清閒遙企東瀛良用欣慰惟尊處發書於十月十日而敝處得書亦十月十日中東之朔不同究不知相距幾日也來書以尊夫人偶抱清恙女公子又在弱齡湖海豪

天雨流芳

情為之小減想博望仙槎再游禹蹟當在明年春夏間矣承寄贈安井先生論語集說采擇精詳傳作也拙著各書想貴國具有之謹寄奉新刻之曲園襍纂五十卷伏希鑒入

與李少荃前輩（鴻章）

中州捻勢近日稍如閑海外又起微波中原蜮賊尚未掃除能措意於鱗介乎

與世襲一等侯曾劼剛

三月四日檝在福甯望海樓與諸同人讌集忽有人

天雨流芳

傳述一月以前吾師已騎箕天上不禁投箸失聲猶冀此信或未必真乃越數日而見之邸抄矣憶去冬在吳門謁見并承枉顧春在草堂精神矍鑠談笑從容竊謂雖有微恙猶未足慮富貴壽考自當媲美汾陽不意此別之後四閱月而大星遽隕也東坡之哭歐陽文忠也曰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吾師豐功駿烈旋乾轉坤豈僅六一先生之比而樾之不肖辱吾師知遇之厚視蘇之與歐其感激更當何如木壞山頹吾將安仰龍門在望悲不自勝又何以慰大

天雨流芳

孝之創巨痛深乎迢々千里不獲躬詣金陵與於執紼之役負疚殊甚謹寄呈一聯聊表微意伏念從前以文字受知每蒙吾師許可茲則廣桒山上隔絕塵寰雖小子斐然何必夫子莞爾矣書至此曷禁漣如

與彭雪琴親家

五月中詳復一緘未知得達青覽否比想大旆已安抵退省庵中今年夏秋間暑熱殊酷舟行不勞頓否舊疾不發否甚以為念弟素性能達觀而不能忘情雖承勸慰般々終覺心胸鬱々附去詩一卷覽之可

天雨流芳

知鄙懷伏念去歲老母見背今年內人繼之似乎鄙人行期不遠亦當弟視死生不過如蘇杭之往返此亦何足挂懷但思年來與閣下同往西湖々樓對宇湖舫連橈未知樂尚能為繼否此亦弟能達觀不能忘情之一念也所最念者小孫陞雲荷蒙雅意許訂朱陳而吳楚遙弟又日形衰老初議壬午歲閣下迎江東下攜令孫女俱來癸未春再成大禮然至今日情事又殊不識弟尚及相待否伏念內人在湖樓時尚癡望得與令孫女相見今則泉台永隔矣昔

天雨流芳

人云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以弟自問必不永年即以老親家積勞久病之身此番事亦宜早了為是不揣冒昧輒敢瀆商可否於明年巡江東下時即携令孫女同至西湖在途省廨度歲至己辛之春擇吉過門是年令孫女妙齡十六矣憶二小女完姻亦止十六歲是亦不為過早惟小孫則止十四擬先完花燭大禮俟一二年再擇吉圓房如此辦理雖似局促然使弟目中得見令孫女過門此後時至即行一無遺恨矣惟老親翁矜許焉內人臨卒留有金釧一對翠釧各

天雨流芳

一事遺言冢孫婦入門時荅其拜見之禮弟謹藏篋笥俟見令孫女交付以副其九泉之意書至此又不勝泫然矣

上曾滌生伯相

秋初曾上一牋計已得邀鈞覽比者恭聞朝廷以畿疆重地必得威德兼著之大臣雍容坐鎮特移節鉞以壯郊圻雖經綸輔國之功正資謝傅而保釐東郊之任尤賴畢公瞻望慈雲從此遠矣樾以不才挂名門下謬承盼睞叨預讌游私冀旌麾長駐金陵則

或者江檥海擬附便而來元武湖中藕花香裏尚可接續隆徽驟聞大樹之將頹倍覺孤根之難託自惟菰蘆伏處蒲柳早衰既無聞長安樂而西笑之心安有乘下澤車而[illegible]來之東蕃扉在望未卜何時何地再登夫子之堂興言及此能不依々惟願吾師出為方名入為伊呂勳業豐功隆々日上直至中書二十四考之後開綠野堂效赤松子然後自髮門生追陪杖履重尋昔夢再話舊游吾師於此或更有吾與點也之契乎

天雨流芳

與李少荃相國

承惠書并賜額德清俞太史著書之廬九字魄力沈厚結體謹嚴如對垂紳正笏氣象從此銀鉤鐵畫照耀蓬廬不獨吾廬之光抑亦孫子之寶也又以流覽拙著春在堂全書嘉許殷〻自惟閉戶著書徒費歲月得大君子一言以自壯醬瓿上物價增十倍雖獎借之情或過而慰藉之意良深伏而誦之墫〻起舞矣畿輔仍荒於水而高原尚幸有秋福曜所臨自足迓和甘而消沴癘然勞來安集以奠民居疏瀹決排

天南流芳

以除水害又費一番經畫矣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公以一身任之先生李氏豈偶然乎樾吳中消夏一住四月紙勞墨瘁無可言者重陽後三日買棹武林西湖秋色早已闌珊矣回憶詁經承乏於今五年當事諸公頗未厭棄精舍生徒亦無閒言而杭州一傖父自恃其老無理取鬧肆口謾罵殊覺咄々逼人意者鄙人湖山緣盡乎今春於壬甫家兄福寧郡齋得先祖手批四書一部雖止為初學設而逐章逐節逐句逐字從白文注文一一擘求可見老輩人讀書

天雨流芳

精細無一字輕易放過蓋不僅八股家指南鍼而已然其書蠅頭小字朱墨襍糅猝不易讀樾手自寫定以意聯貫粗有條理恩竹樵應敏齋杜小舫三君子見而好之集貲刻之在吳下開雕不揣冒昧欲求椽筆題簽以為光寵想表揚耆舊嘉惠方來大賢其必許我也

與李黼堂方伯（摘）

讀手書知女公子曇華一見良可悼傷然香山念金鑾子詩其終歸於理遣想達人必能同之也

大雨流芳

與彭雪琴親家

五月中詳復一箋未知得達青覽否比想大旆已安抵過省庵中今年夏秋間暑熱殊酷舟行不勞頓否舊疾不發否甚為念弟秉性能達觀而不能忘情雖承勸慰殷々終覺心胷鬱々附去詩一卷覽之可知鄙懷伏念去歲老母見背今年內人繼之似乎鄙人行期不遠亦當弟視死生不過如蘇杭之往返此亦何足掛懷但思年來與閣下同住西湖々樓對宇湖舫連橈未知此樂尚能為繼否此亦弟能達觀不

天雨流芳

能忘情之一念也所最念者小孫陞雲荷蒙雅誼許訂朱陳而吴楚迢遥弟又[illegible]衰老初議壬午歲閤下巡江東下携令孫女俱來癸未春再成大禮然至令日情事又殊[illegible]識弟尚及相待否伏念内人在湖樓時尚癡望得與令孫女相見令則泉台永隔矣昔人云既痛逝者猶自念也以弟自揣必不永年即以老親家積勞久病之餘此等事亦宜早了為是不揣冒昧輒敢瀆商可否於明年巡江東下時即携令孫女同至西湖在退省庵度歲至己辛之春擇吉過門

是年令孫女妙齡十六矣憶二小女完姻亦止十六歲是亦不為過早惟小孫女止十四擬先完花燭大禮俟一二年再擇吉圓房如此辦理雖似局促然使弟目中得見令孫女過門此後時至即行一無遺恨矣惟老親翁矜許焉內人臨卒留有金釧翠釧各一事遺言冢孫媳入門時答其拜見之禮弟謹藏篋笥俟見令孫女交付以副內人九泉之意書至此又不勝泫然矣

與吳平齋（摘）

天雨流芳

來函有沉香刻像語俞樓却無此刻惟去歲門下諸君為設一位曰曲園姚夫人之位鄙人今歲擬於右台山中築屋三間名曰右台仙館并鄙人木主亦預立其中左曰曲園先生右曰曲園夫人安知數百年後不即成為右台山中土地公婆乎一笑

再與彭雪琴親家

前書所請未蒙許行為之悵惘夫妝奩何足道吾輩人家不宜計較及此弟從前遣嫁兩女亦無妝奩也即女功未習亦是細事蘇杭閨婦女最逸老親翁亦

天雨流芳

素
知之但須自製鞋耳或年幼并鞋未能製亦所諒也此二者無勞介意惟少夫人母女之愛未忍遽離此則人之至情最宜體貼弟偶思得一妙策年明老親翁巡江東下竟請挈令孫女同來擇吉先完花燭大禮及從者自浙啟行將請偕還只算嫁後歸寧本是禮之所有下届巡江又請挈令孫女同來若少夫人未能恝然不妨再隨旌麾歸去如此兩往返令孫女與小孫年皆長成便可擇吉圓房此則女大須嫁人事之常少夫人亦可弗戀〻矣

天雨流芳

古城區圖書館
天雨流芳

世。弘發四十八願。變化千百億身。樹頭枝寶鐸和鳴。砌畔之靈禽對舞。觀音大士。爲左輔之威儀。勢至賢能作右弼而擁護。光流處〻。無不攝生。形化生〻。有緣皆濟。聞名者河沙福至禮念者塵劫罪消。兹脩法施之筵。敢怠處祈之志。伏願暫離安養。光降蝸居。普與有情。作大利益。

天雨流芳

嘆彌勒表　三大刼修無退轉。當來補處釋迦師。我今稽首瀝丹忱。會闡龍華蒙授記。△佛法無私。普應圓明之境。乾坤有像。難逃照鑒之功。靈光耀而大千明。法雨灑而四生潤。懇誠愚意。應感再茲。一念既專。毫厘靡間。（○恭聞）天上天下。無不莊嚴。世出世間。等將回向。三身圓滿。十號周全。次補釋迦。

天雨流芳

故名彌勒。常居兜率天上。化現慈氏如來會啟龍華。哀憐蠢類。三會度人、皆父母。一生成佛化人天。出則大展乾坤。無等無雙。入則澄湛虛空。無言無說。現神通乎攪長河而為酥酪。設方便乎變大地而作黃金。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人間天上盡歸依。此界他方咸敬仰。

天雨流芳

△我聞佛語孝為宗　孝行原孝併行同

內蘊佛心遵雅訓　外行孝行紹宗風

△母胎集會與身露　父臆捫摸以女業空

多少知恩菩薩子　古今盡入此門中

△佛身丈六綉羅紋　佛貌端嚴不可倫

佛母降生皇太子　佛龍吐水浴金軀

△佛登雪嶺修行去　佛在靈山轉去侖

天雨流芳

佛向青蓮花上座　佛名大覺獨稱尊

△三大劫修果位圓　界居百億號金仙

導他俗諦歸真諦　師子有傳象有傳

△釋教流芳於彼此　迦維降跡出人天

文宣無上葵傾向　佛利三千及大千

石蓮寺常住

天雨流芳

癸亥年

古城區圖書館
天雨流芳

隨順衆生高下。逢凡說凡。逢聖說聖。爲之講解是經。乃至四句偈等。多方演說。當知說經一偈之處。一切世閒天人阿修羅。皆當以香花瓔珞。幢旛寶蓋。香油酥燈。恭敬供養是人如藏佛身之塔。與供佛像之廟一般。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一經全文者乎。須菩提。當知是人所成就者。爲世閒第一希有之法。蓋是經所在之處。便是佛在之處。人能清淨奉持。卽與佛無異。與可尊可重之佛弟子。諸大菩薩無異矣。

詮義　則知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是佛法由此而明者。性卽由是而復。其功不亦偉哉。不應奉若神明乎。何況盡能受持讀誦。身體力行者之有其人哉。則卽此卽佛體物不遺。若而人者。不當在弟子之列乎。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當如此法。承受行持。）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爲金剛般若波羅密。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密即非般若波羅密。（此[illegible]是名般若波羅密句）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意云

天雨流芳

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卽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甚多。

註微塵。塵中之微者。譬衆生妄念之多也。佛分身成化。於諸世界之中。示現無邊大神力。使一切衆生。在塵離塵。在世出世。故云非微塵。非世界。三十二相。莊嚴端好。指全身而言。俗本謂頭如何。腳如何。未免太拘。蓋佛不一佛。相不一相故也。末言布施不如持經。重言以結上文之意。

天雨流芳

講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持說是經。成就希有之法。旣聞命矣。不識此經當以何命名。我等云何受持乎。願明以教我。佛曰。須菩提。是經當名爲金剛般若波羅密。蓋明是經者。其智慧如金剛之堅利。斷絕外妄。直達諸佛菩薩之彼岸也。以是名字。汝其尊奉而持守之。然眞性本空。無可執著。智慧達彼岸之說。吾性中亦豈有是哉。是故須菩提。佛所說般若波羅密。實非般若波羅密。不過假名爲般若波羅密。以引誘衆生耳。眞性本來清淨。如此則知一切諸法。總屬外相。更有何法可說。吾試問爾。如來有所說法否。須菩提曰。如來萬法皆空。有何可說。卽不得已而有說。亦與無說等也。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爲多否。須菩提曰。甚多。世尊。佛曰。須菩提。我今明言告汝。微塵雖多。而無定體。世界雖大。數盡則壞。皆爲虛妄。如來所說微塵。非眞實微塵。是虛名爲微塵。如來所說世界。非眞實世界。是虛名爲

天雨流芳

世界。惟真性至真至實。自古及今。無變無壞也。夫真性。即法相。非身相也。佛恐須菩提不解。故又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否。須菩提曰。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佛曰。三十二相。乃現具之色身。而不可以此見如來者。此何故哉。蓋如來雖現色身。湟槃則盡。不能久存。如來說三十二相。非真實相。是虛名。則三十二相由斯以觀。色身既屬空虛。則著相布施獲福寧有幾何。益信持說之福勝矣。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捨身命布施。併恆河沙布施。俱屬著相。因果何益於事。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自利利他。其福甚多。可見人法兩空。吾前言所謂不著相布施。於此益信。

論義 然而經者法之所由著。而名者義之所由歸。揭而名之。奉持是經者。庶幾因名以求義。因義以求經。自不至茫然無據也。不識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也。佛告須菩提。柔懦者委靡。非果

天雨流芳

毅則奉持之志不決。昏愚者蒙昧。非智慧則奉持之見不明。何由舍此岸。而登彼岸哉。金以剛著。果毅之謂也。智以慧出。般若之謂也。波羅密到彼岸之謂也。以智慧行果毅功。此登岸之所以誕先也。不即可以金剛般若波羅密名之乎。然名從義生。義從法出。由名而得義。由義以悟法。則法與我一。即我即法。寧有於名乎。此佛說般若波羅密。即非般若波羅密。抑適有是名。而爲奉持者說法耳。何以故。造物無言。而事功成。至德無言。而神化著。法隨時而見。亦隨事而彰。此不名之名。而法固顯者。不說之法。而法亦顯也。是在奉持之者心領而神會之耳。所以微塵不勝其紛。皆是幻妄變還。而於清淨之身。毫無污染。則微塵非微塵。是名微塵。世界如此其大。盡由妄想妄立。而於虛靈之府。並無黏執。則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在世離世。在塵離塵。其眞爲究竟法乎。若徒循其迹。而不深

大雨流芳

究其本。彼三十二相。果可以見如來哉。受持者亦深體夫無我四相則得矣。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離諸形相。證得寂滅。）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卽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爲難。若當來世後

天雨流芳

五百歲其有衆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爲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他本無我相下有三無字）所以者何。我相卽是非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卽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爲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他本此句非字上有卽字）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他本有是名忍辱波羅蜜句）何以

天雨流芳

故須菩提。如我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爲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

天而流芳

施。須菩提。菩薩爲利益一切衆生（他本有故字）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卽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卽非衆生。須菩提。如來是眞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爲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

大甬流芳

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註實相。法身也。前屢言福德。此獨言功德者。蓋功成果滿。福不足道也。波羅密有十種。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慧。七慈。八悲。九方便。十不退。今云第一波羅密者。指布施而言也。非第一波羅密者。拂去假名。任於相也。下言非忍辱波羅密。亦是此意。梵語歌利王。華言無道極惡君也。歌者。慧也。利者。刀也。王者。心也。貝用慧刀。斷除無明煩惱之心也。割截支解等[illegible]俱僞喻意。不可認作實有其事。應生無所住心者。謂凡有住著處。不得起心也。此卽第十分之義。而推廣言之。

講上言受持之法。爾時須菩提。深解無相義趣。涕淚悲泣傷值遇之晚。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修行。雖具慧眼。聞法甚多。未會有如是之妙者。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生篤信心。湛

天雨流芳

然清淨。則色身中有法身。即生如來實相。此人成就功德。誠爲第一希有。世尊。是實相者。譬若太虛。若謂有相。即是非相。是故如來所說實相。總屬鏡花水月。豈真有實相之可名哉。世尊。我今聞是經典。信而不惑。解而不疑。受而不忘。持而不厭。不足爲難。若當來世。五百歲後。其有衆生。聞是經者。亦能信解受持。此人即爲第一希有也。此人依是經修行。屏除妄念不著諸相。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蓋了悟四相皆空。方能離一切諸相。成無上菩提。名爲諸佛不難矣。佛曰。須菩提。信如爾之言也。蓋大乘之法。非具大乘根器者。聞之未免驚駭而恐懼不寧。怖焉而憂疑不定。畏焉而退縮不前。若不驚不怖。不畏。諦聽受持。永無退轉。此人甚爲希有。何以故。如來到彼岸之說。第一曰布施。次則曰忍辱。如來有布施之名。而不著布施之相。是知如來所說第一

波羅密。即非第一波羅密。不過假名爲第一波羅密而已。如來有忍辱之名。而不著忍辱之相。是知如來所說忍辱波羅密。即非忍辱波羅密。不過假名爲忍辱波羅密而已。由斯觀。人苟不驚。不怖。不畏。則布施忍辱。二相皆空。諸相從此俱空。謂爲希有。寧爲過歟。即如我昔日。爲歌利王割截身體。若非得無相妙義。則被伊節節支解時。應生瞋恨心。乃我則毫無瞋恨。以忍辱力。身復如故。非惟無苦。且復樂也。然忍辱豈僅一世哉。又念過去五百世後。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雖遇外侮。亦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此豈獨我然哉。須菩提。凡屬吾教之諸菩薩。俱應離一切相。發無上正等正覺心。不應住於色而生心。不應住於聲香味觸法而生心。應生無所住之心。若心有住。則住非所當住。即爲非住。而非菩薩之心矣。所以古之如來常有言曰。菩薩之心。莫不欲布施。但衆苦之本。眼根不淨爲先。不應住於色而爲之布施也。須

天雨流芳

菩提菩薩布施原爲利益一切衆生。若心住於色便是眼有財物。則布施有時而窮。故應如是無住相布施方獲眞利益。然心無住矣。若稍存施受之念。終爲著相。故如來常說一切諸相。畢竟虛妄。而非眞實。即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能即眞空。離衆生相。即非衆生。須菩提。如來此語。是眞語而非假也。是實語而非虛也。是如語而合理也。是非誑語而欺人也。是非異語而駭聽也。夫一切諸相。既非眞性所有。則一切諸法。又豈眞性所有哉。須菩提。如來所得法。爲衆生而說。原非眞實。然又不可不執此以悟眞性。又非虛假。有而不有。無而不無。眞空之妙如此。須菩提。若菩薩之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則教化衆生。無由開悟。如人入暗室。昏昏冥冥。一無所見。若菩薩之心。不住於法而行布施。則教化衆生。皆得開悟。如人有目。又得日光明照。種種諸色。無不畢見。夫眞空無相。莫如此經。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

天雨流芳

持讀誦。非但爲口耳之功。抑亦究心學之妙。卽爲如來所眷顧。用無上智慧。知見是人而昭鑒之。不但利於一身。且將普於羣生。不但利於一時。且將及於千萬億劫。而無量無邊功德。皆得成就矣。

詮義由是是經之義趣。可自此彰者。而須菩提之慧眼。遂自此深矣。不禁胃然歎曰。希有世尊。佛說之經典。誠如是其深也。向之得聞是經。信心清淨。見爲實相。自翊爲成就第一希有之功修者。自今觀之。是實相者。俱非實相也。仍是非相也。不是故如來說名實相。然後知沾沾於信解受持之足爲難也。受持焉實了此實相爲非相之爲難也。何以故。此人知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之爲實相。而不知無我相。卽是非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卽是非相也。則必離一切諸相。斯名諸佛。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而生疑心。不怖而生懼心。不畏而生難心。當知

天雨流芳

是人甚爲希有。不即爲第一波羅密乎。然而第一波羅密。法之始境。猶非法之止境也。即非第一波羅密。是不過名爲第一波羅密而已。若堅其守於不造次顛沛之餘。鍊其性於遺大投艱之際。非忍辱不可。有容德乃大。能忍乃有濟。此之謂也。然而忍辱波羅密。亦豈於心外求之哉。此其故可於往事證之矣。歌利王之橫逆也。無妄之災。至支解節節。而瞋恨不形於聲色。卒感雨石於蒼天。此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之於往昔者然也。且昔者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而能歷久不變者。亦惟此無我四相者然也。則知心之不容雜一物也。無畔援。無歆羨。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罣礙而生無所住之心。蓋真如之心。光明洞達。本無所住者也。若心有所住。即爲非所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諸色相。而求精進之功。須菩提菩

天雨流芳

薩。欲利益此心之存養。而絕其一切衆心之紛紜。不應如是行此精進乎。所以如來說一切諸相。非固有之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衆心。非本來之心。即非衆心。而人之各心。所求者。猶以爲非真語也。非實語也。非如語也。幾目之爲誑語。爲異語矣。是豈如如來所說之法哉。曷不即此法而一審之。即蓋法無定體。隨機而動。無可執著名象也。無實也。而法有定理。隨處發見。本非淪於杳渺也。無虛也。亦視人之進取如何耳。若菩薩心任於法而行進修之功。是拘於迹象也。有心索之。而法不見也。如人入暗。即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任法而行進修之功。是化其執見也。本心恬之。當前即是也。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當來之世。果有如是之精進其人焉。不當成就無量無邊之功德乎。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受持此經。
功德無量。

天雨流芳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爲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

天雨流芳

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則爲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爲人解說。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閒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爲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遶。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註信心不逆者。生篤信心。不相違背也。乘。車也。阿羅漢。獨了生死。不度衆生。謂之小乘。緣覺之人。半爲人。半爲己。謂之中乘。菩薩普度一切。謂之大乘。發。猶啟也。最上乘者。兼菩薩而載度之。佛乘也。荷擔仔肩

天雨流芳

之意。樂。好也。小法。外道也。諸華香。即法華經所載末利青蓮白蓮等香是也。

講佛恐世人執忍辱之說。徒以身布施。墮入貪癡障中。故呼須菩提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寅卯辰時。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中日分巳午未時。復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後日分申酉戌時。亦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如是一日三分。歷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行布施。世閒所斷無之事。即有之。亦不過得世閒福耳。若復有人。聞是經典。信之於心。順而不逆。其所得之福。尚勝於彼。何況更能書寫受持讀誦。爲解說者乎。須菩提要而言之。此經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議。不可以器物稱量。功德廣大。無有邊際。然非遇發大乘心。發最上乘心者。如來斷不與之說也。若果有人。受持讀誦。逢凡說凡。逢聖說聖。廣爲闡發。使後學各見性中無相之理。則是人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如來佛智佛慧。悉知之。悉見之。皆得成就不可量

天雨流芳

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來無上菩提。不難以一身荷擔之矣。豈樂小法者。所可同日語哉。蓋樂小法之人。迷於外道。拘著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卽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爲人解說。不知此經普度一切。至微至妙。須菩提在在處處。有此經典。便如摩尼寶珠。瑞光燦爛。一切世間。凡在天道。人道。阿修羅道者。莫不至心供養。當知此處。與藏佛眞身舍利寶塔一般。皆應恭敬。作禮圍遶。以諸華香而散其處。所謂一人辦心。諸天辦供者。此類是也。

詮義是知成就無量無邊功德。原不在行慶施惠閒也明矣。而人每沾沾於此焉。豈知卽一日之中。而捨此身命爲布施之功。如恒河沙之數。以至無量數劫。此豈易得者哉。而終不若受持讀誦爲人解說者。則以此經之功德。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者矣。然非發大乘者。非發最上乘者。烏足以

天雨流芳

知此哉。於此有人焉。果能受持讀誦。廣爲人說也。不卽爲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乎。何以故。若樂小法者。似忠非忠。似信非信。著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更何望其聽受讀誦。爲人解說也。倘有是人焉。則心與佛同揆。人與經合一。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不當恭敬奉養。欽其德。服其威。護其所在之處乎。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若能清淨業障盡消。）

復次須菩提。（他本有若字）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大雨流芳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燃燈佛前。得値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筭數譬喩所不能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註輕賤。謂疾病貧窮諸衰相。爲人所憎惡也。惡道。地獄餓鬼畜生也。梵語阿僧祇。華言無央數。梵語那由他。華言一萬萬。具說。詳言也。

講持誦此經。宜爲天恭敬供養。而往往不免人之輕賤。鮮不以持誦爲無益分。故佛曰。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反爲人所輕賤。是人前生罪業深重。當墮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中。以今生持誦之功。故祇爲人輕賤而已。前生罪業。即爲消滅。來世無上正等正覺佛果。當得成就。須菩提。即如我往日。曾歷無量無央數劫。於燃燈佛前。得遇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然祇求福而已。不能出離苦海。若後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自悟本性。永脫輪迴。其所得功德。以我所供養諸佛功德較之。百分不能及其一分。極而千萬億分。乃至筭數之多。譬如微塵恆沙。皆不能及。蓋

天雨流芳

供養爲財施。受財施之報者。日漸乆而終至於有盡。持誦爲法施。受法施之報者。日益增而終至於成佛。然則此經。豈人所易聞者乎。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者。其所得功德。我若詳言其妙。下根之人。聞之。甚者心卽狂亂。次者狐疑不信。皆以我言爲而驚怪矣。須菩提。當知此經之義趣。與功德之果報。皆不可以心思而口議。我又何容具說焉哉。

詳義

然而受持是經者。亦豈能於進修之餘。無悔無尤。粹然者出於無過之地哉。然特患過而不改耳。如受持讀誦此經。人之當尊敬者也。乃反爲人所輕賤。是亦因未受持之先。其罪業應墮惡道耳。若因世人輕賤之故。痛改前非。先世罪業。卽爲消滅。是勇於改過。不遠復者之所以無祗悔也。不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乎。人亦何憚於改過。而不受持讀誦乎。況此經之旨。淵源有自。原非

天雨流芳

臆說可比。猶念昔於燃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或口授而指畫。或斷疑而辨難。條分縷晰。至當不易者也。若復有人。受持而讀誦焉。將事半功倍。我由分而得合者。茲則由合而得分。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其功修豈譬喻之所能及哉。而猶疑而未信焉。是不知此經之義故也。不知此經之果報故。夫有是法行而宜之之謂義。決於行而體諸身之謂果。驗諸事而理不易之謂報。安得有人焉。受持而深體之乎。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成佛究竟。本無我相。）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

天雨流芳

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衆生。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

天南流芳

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大雨流芳

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即爲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爲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

天雨流芳

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眞是菩薩。

註梵語釋迦。華言能仁。梵語牟尼。華言寂默也。由爾時以下。至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句。雖與第三分相似。第三分言滅度一切。在生如是心。此言生如是心。亦非眞語。同而意有淺深。由於然燈佛所以下。至無實無虛句。雖與第七分。第十四分相似。但七分言無有定法。尚有法在。此言實無有法。則併法俱空矣。第十四分。不著四相。專指布施忍辱而言。此則兼一切而言也。較前更覺精深濶大。由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無我以下至末。雖與第十分相似。但第十分非莊嚴。非大身等語。虛論其理。此言通達無我法。便可直登彼岸。兼論其效。更得引誘後學之意。

天雨流芳

講此經既不可以心思而口議。則受持讀誦不容已矣。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無上正等正覺心者。此心當住於何處。方得降伏其妄念乎。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無上正等正覺心者。當生如是超證一切衆生心。舉一切衆生。皆消滅其妄想而度化之。滅度一切衆生。盡已成佛。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良由衆生。自滅自度。我無功也。所以然者何也。蓋存滅度之念。即爲著相。若菩薩之心。一著於相。即有我人衆生壽者之見。而即非菩薩矣。夫無相可著。則無法可名。不但塵緣外感。盡屬空虛。即所謂發無上正等正覺心者。亦吾性中自具。豈是循途守轍。依於法而得然哉。吾試問爾。我昔日在然燈佛所。多蒙授記。得無上菩提。爾謂有一定之法否。須菩提曰。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空諸一切則知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無上菩提也。佛深以其言爲然。曰。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無上

天雨流芳

菩提。若如來得無上菩提。果有一定之法。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當即傳以成佛之法矣。何待沾沾然向我言曰。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乎。惟實無有法得無上菩提。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謂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云云也。夫記。乃如來得果之妙諦。而如來者。即真性也。真性貫徹三世。緜亙十方。即諸法自如之義。豈有定法之可名哉。若有人言如來得無上菩提。必有定法。此皆妄語而不足信也。庸詎知如來得無上菩提。皆由積功累行之久。具心領神會之妙。萬緣淨而諸相空。實無有法可得。然無法可得而又不可謂非得。得而無得之中。實而不實。虛而不虛。許以如來常說一切諸法。皆是用之以修行。而成佛之法也。夫用以修行。即虛而不虛也。而成佛初不在是。即實而不實也。此豈可泥乎。須菩提。如來所言一切法。非真實一切法。不過假此修行。虛名爲一切法耳。此義可借喻而知之矣。須菩

天雨流芳

提。譬如人身長大。果眞實否。須菩提曰。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然有生滅。有限量。非眞實大身。不過虛名爲大身而已。佛曰。須菩提。菩薩教化衆生。非爲眞實。亦如大身之不眞實。菩薩作是言。謂無量衆生。皆由我而滅度之。如此見識。是成佛有法矣。尚得名爲菩薩乎。何以故。蓋眞性空空洞洞。非惟無法。併一菩薩之名。亦屬虛假。實無有法名爲菩薩。是故佛說一切諸法。無我人衆生壽者。既無四者。又安得有所謂菩薩乎。至於離相以度衆生。使一切世界。皆爲清淨。正是眞莊嚴處。若菩薩不於此是求。反曰。我當以金珠等寶。莊嚴世間佛土。眞凡夫之見耳。不得名爲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不過外飾之莊嚴。非眞莊嚴。但强名爲莊嚴而已。夫起度化心。著莊嚴相。不得名爲菩薩。畢竟發何等心。方得名爲菩薩乎。必也四通八達。深明無我之法。遠離一切諸相。人法兩忘。則度化之心。與莊嚴之心。俱不起矣。故如來說名眞

天雨流芳

是菩薩。

貫義今夫法不外於知行第一波羅密。所以知此也。此布施之功不可思議也。佛所以不任相者示須菩提也。忍辱波羅密。所以行此也。此果報不可思議也。佛所以諸法如義者訓須菩提也。而果何如盡此何等之功哉。乃須菩提。復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者。求此行之之功。而佛亦伸之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者示。此行之之功也。所以者何。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此即無上菩提之真心。無有法之可得。故然燈佛授記。號爲釋迦者。以能仁爲用。即來之義也。號爲牟尼者。以寂默爲體。即如之義也。雖度脫一切。而心體如如。如來之所以爲如來也。且夫心之體至虛。以一心涵乎萬化。統鉅細精粗而空諸所有。此心之妙於虛也。無實也。而心之

天雨流芳

無實無虛是以空言諸法者法之散殊也如者定也義著法之宜也萬法歸一即萬殊之所以一本也

用至實。以萬化匯於一心。總上下古今而包諸所有。此心之運於實也。無虛也。惟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惟無實。故所言一切法。即非一切法。不過名一切法。而猶可以形迹求之。以人身之大小爲擬耶。而猶可舍本求末。徒沾沾於降伏衆心者。遂爲菩薩耶。而猶可執著有相。謂我當莊嚴佛土耶。惟人湛而空。通達於一切有情無情。皆無我法焉。則眞如自在。妄心自伏。如來說名眞是菩薩。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萬法歸一。更無異觀。）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

天雨流芳

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恆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爲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所

天雨流芳

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註見衆生形色。名曰肉眼。見大千世界。名曰天眼。見自性般若。名曰慧眼。見一切法。無一切法。名曰法眼。無自性可守。無[illegible]佛可求。放大光明。破諸黑暗。名曰佛眼。如是。世尊既然。而復稱之也。若。如也。千。數也。謂衆生之心。種種差別也。非心。妄想之心也。是名爲心。不起妄想。即是本心也。過去。現在。未來。謂之三世。不可得。猶言不可有也。

講上言過達無我法。而後可名爲菩薩。然眞空之中。自有實見。故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觀見衆生之肉眼否。須菩提曰。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普照世界之天眼否。須

天雨流芳

菩提曰。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迫觀內照之慧眼否。須菩提曰。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見諸法皆空之法眼否。須菩提曰。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眞性常照。上自諸天。下至九幽。毫無障礙之佛眼否。須菩提曰。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佛既具此五眼。則所知極廣。豈有不能覺一切衆生之心乎。故佛又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恆河中所有之沙。佛說是沙否。須菩提曰。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之沙。分之各爲一恆河。而諸恆河中所有之沙。分之各爲佛世界。佛世界如是。寧爲多否。須菩提曰。甚多。世尊。佛曰。須菩提。彼佛世界雖多。所有一切衆生。若干種心。總名妄心。如來悉能知之。誠以性體光明。無不徧照也。無不徧照者。常住之真心。歷萬劫而不變者也。何以故。如來說一切諸心。總屬虛假。皆爲非心。

天雨流芳

若說諸心非心。是名爲心。又安有過去現在未來之妄想哉。所以者何。須菩提。凡思念前事。爲過去心。思念今事。爲現在心。思念後事。爲未來心。此三種心。本來無有。乃因事而生。若眞心常任。則萬法皆空。三種心於何而有哉。

詮義

今夫五官之用。惟眼最靈。其機則隨心而運。當其證果之初也。賊質無形色相不迷。名曰肉眼。其繼也。返觀內照。覗遠惟明。是爲天眼。又有見性圓明。了絕障礙。是爲慧眼。歷鍊功深。本來洞澈。是名法眼。靜觀有得。圓偏法界。名爲佛眼。此五眼人所同具也。而心爲四相六塵所蔽。遂不能盡其才。而爲如來之所獨。何以故。盡性之功深。斯明無不燭。而理無或遺。且夫恒河沙。不知其幾也。佛世界。亦不知其幾也。衆生之心。亦不知其幾。而如來悉知者。以萬物一體。而心心相印也。夫心有過

天雨流芳

去現在未來之殊。往往眞心不顯者。皆有諸心也。惟既事不可留。而心不凝滯。當境不可執。而心不執著。未至不可期。而心不計度。斯妄心得盡。眞心呈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殆以是夫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法身遍界。通化無邊。）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註因緣、即因由也。福德有實者。以福德為有。而妄生言希冀也。福德無故者。以福德為無。而不著一切相

大雨流芳

也。此與第八分相似。但第八分言七寶布施。不如持經。是望人藉經行布施。此言七寶布施福德有限。是望人離相行布施。較第八分。更覺空闊。

講 心有所著。即為非心。可見福德不宜執著。而生希望心矣。故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布施因緣得福多否。須菩提曰。如是世尊。是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佛曰。修因得果報應之常。七寶布施得福甚多。理固然也。但下乘之人。以福德為有。藉布施以求遂其私。此為妄心。福德雖多。終屬小果。未免有盡。故如來不說得福德多。惟大慧之人。福德為無。藉布施以修已之性。此為佛心所得福德。譬如虛空無有邊界。故如來說得福德多也。豈彼著相布施所可同日而語哉

註義 雖然心之體須正。而心之用。尤不可不辨也。如隨緣布施。福德攸歸。理之常也。而要順其

天雨流芳

性之自然。循其分之所在。行其心之所安。心之用不已得其平哉。若以福德之有實。而事心於布施焉。是有所為而為者。本性已乖矣。如來不說得福德多。若無心於福德而有施焉。是無所為而為者。眞機所流露也。如來說得福德多。所以在如來無能施之心。在世界無所施之迹。能所皆忘。初何嘗以布施者沾沾於因緣哉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色相皆妄。離妄見性。）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

天雨流芳

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註具足。毫無虧欠也。色身。三十二相也。具足相變化神通。不止三十二相而已也。此與第五分第十三分相似。但第五分。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是欲人於有相之如來。見無相之如來。此言具足色身。又云具足諸相。是欲人於神妙不測之如來見真性一定之如來。第十三分言與其見如來三十二相之假。不如持經之真。是引人持經。此言不但三十二相是假。即變化神通。亦非真也。是極贊如來語同而意自別。

講前言諸佛所證。乃無為福德。又何身相之可見乎

講故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具足之

大雨流芳

色身見佛否。須菩提曰。不也。世尊。一切色身。皆爲虛假。不應以此見佛也。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卽非具足色身。惟眞性無變無壞。方可名爲具足色身。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具足色身。旣不可以見如來。可以變現神通。具足之諸相見如來否。須菩提曰。不也。世尊。色身旣屬虛假。諸相亦非眞實。亦不應以此見如來也。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卽非具足。惟眞性靜涵萬有。方可名爲諸相具足。總之身相華也。眞性實也。欲見如來。奈何不求之於其實。而徒求之於其華哉。

參義　則知心爲身主。不能舍此心而徒論布施者。猶之不能舍此心而徒論色相也。何以故。具足色身。修行所有事也。然徒循其迹。而不推其本於心。是不知色身是幻也。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也。具足諸相。法身之所當備也。然徒慕其名。而不探其原於心。是不知法相非眞也。如來不應以

（具足諸相見也。）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法無可說。所說非法。）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何以故。須菩提。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

天雨流芳

（之說也。）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悟性空故。無法可得。）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註上言無法可說。卽無法可得。此言眞性清淨空虛。不但無法可得。並無無上菩提之名。亦屬虛假。較第七分之義更深。

大雨流芳

講須菩提聞佛無法可說之義。恍然有悟。白佛言。世尊。有法可得。是名法縛。無法可得。方謂解脫。今佛得無上菩提。於法殆無所得耶。佛深以其言爲然。曰。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無上菩提。毫不著相。乃至無有少法可得。亦併無名可名。但虛名爲無上菩提而已。蓋萬法皆空。故得而無得也。

詮義知法之無可說。則知法之無可得也。心藏心寫。知之真者。好之篤。自證自悟。渙然釋者豁然通。無上菩提。本自圓成。不得之於人也。不得之於人而自得之。所以爲得也。自得之。而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則不黏著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以清淨心。行諸善法。）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

天雨流芳

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卽非善法。是名善法。

註（是法。指眞性而言。平等。佛與衆生無高下也。修一切善法。謂常行方便。隨順衆生而爲說法。令悟眞性也。）

講（如來無少法可得。則諸相皆空。尚安有人己之見哉。故呼須菩提曰。人皆以佛爲高。以衆生爲下。不知法皆平等。上自諸佛。下至螻蟻。皆含眞性。無所分別。蓋色身有高下。而眞性無高下。是以名爲無上菩提也。然所以名爲無上菩提者。以眞性中。本無我人衆生壽者故也。若能悟此四相皆空。而修一切善法。）

天雨流芳

則得無上菩提不難矣。然一切善法。佛不過借此以開悟衆生耳。究竟本來無是也。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虛名爲善法而已。善法者。眞性也。眞性豈可謂之法哉。眞性所本有。又豈可謂之得哉

[illegible] 乃人猶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如來所獨得也。不知生而知。學而知。困而知。質有清濁之異。然生亦知。學亦知。困亦知。法無高下之分。是法平等。所以爲無上正等正覺者。以能除四相既於法不落法執。而能修一切。即於法不落空執將心思耳目。各盡其靈。動靜云爲。適如其性。然此皆眞性所自具之理。初非有所爲而爲之也。若有希冀焉。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福智甚大。無物可比。）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

天雨流芳

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註此分之義。第八分言之。第十一分。第十九分言之。至此又言之。但第八分言聚寶布施。不如持說。重在持說。此言持說福德。勝於布施。重在福德。第十一分。以恆河沙譬。極言福德之多。此以須彌山王譬。極言福德之大。第十九分。歸重福德無故。言福德亦屬虛假。與此毫不相複。總之後十數分。與前十數分。語同而意別者甚多。世人不察。謂如來爲續到者重言之。不知如來宜敷妙義。著而爲經。諸大弟子。皆可按簡尋求。何必爲續到者覆說一遍乎。且此經爲阿難尊者所記。若有複語。自應刪去。豈有重疊敘入之理。

講前言修一切善法。即得無上菩提。則持說福德寧有限乎。故呼須菩提曰。大世界中。所有須彌山王。若有人聚三千大千世界之七寶。如須彌山王之高。持以布施。其福德似不可量矣。然非性中之福德也。若人以此般若波羅密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他人說。是修自性福德。自身七寶。不但自利。亦且利他人。如此無量福德。聚七寶布施之福德較之。百分不能及其一分。極而至於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之多。譬如微塵沙。皆不能及也。蓋世間福。有時而盡。出世間福無時而窮。豈可相提而並論哉。

詮義 若此者。般若波羅密。乃至四句偈等之始而成己。以之淑身者。終而成物。以之淑世者也。而其量至無窮也。若人以此受持讀誦。而爲他人說也。其福德之所及。有不能譬喻者矣。而猶以七寶布施爲急急耶

天雨流芳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聖凡同性化無所化）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衆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衆生如來度者、若有衆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衆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則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爲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註 此與第三分第十七分相似。但第三分。言滅度衆生、如來不居其功。第十七分。言滅度衆生。如來實無有法。此言衆生本非凡夫所以能自滅度。語句雖同。各有精義。

天雨流芳

講

持說有無量福德。則此經洵能滅度一切矣。然與如來無與也。故呼須菩提曰。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以此經度衆生。汝莫作是念也。何以故。蓋衆生自滅自度。如來不過爲之指示出頭路耳。實無有衆生爲如來度者。若有衆生爲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衆生壽者四相矣。如來既無四相。因何有時而稱我。須菩提當知。如來說有我者。乃對凡夫而言。所謂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爲如來有我耳。然佛此性。凡夫亦此性。佛與凡夫。寧有異乎。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蓋凡夫能悟自性。便是如來。不過虛名爲凡夫而已。豈有真實之凡夫哉。

詮義

而人之著相者。則以爲如來之度衆生也。不知大造於人。何厚何薄。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自修而自明之。初不必如來之度之也。自反而自悟之。更何有如來之度之也。蓋真空無相之道。人

天雨流芳

人具足。在衆生有自度之如來。在如來無所度之衆生。若有我相未忘。是亦凡夫耳。然惟皇降衷之初。原無虧欠。惟如來無我。而凡夫執相。是則有悟迷之分焉自性自度。實度無所度。而謂如來之能度衆生乎。而謂凡夫之終不見如來乎。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清淨法身。非屬相貌。）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

天雨流芳

來爾時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註轉輪聖王。即四大天王。管四部洲。如車輪之轉。邪道。外道也。此與第五分第十三分相似。但前二分乃須菩提已悟三十二相。不可以見如來之旨。自作註語。此則佛恐須菩提執相之見未除。故就其已悟者。而復申明之也。

講真性中既無佛與及夫之別。則相之不可執也明矣。故佛呼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否。須菩提疑佛與凡夫既無異性。則凡夫有身佛亦有身。故答曰。如是如是。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曰。三十二相。外貌也。非真性也。若以此觀如來。則色身莊嚴者。莫如轉輪聖王。彼亦可謂之如來矣。如

來恐不在此區區外貌聞也。須菩提疑心頓釋。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則知色身有盡。法身無窮。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有斷然矣。佛於是迎其機而作偈曰。如來者。眞性也。眞性卽我也。視之不見。以形色相見不可也。聽之不聞。以音聲相求不可也。若見我求我於形色音聲之間。是人徒觀外貌而不識眞性。則所存者邪見。豈能見常住之如來。聞無上甚妙義諦。

合參

而佛猶恐須菩提執相之見未化也。復詰之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否。須菩提乃答曰。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是心仍爲相所執。不能離相以求心。並不能卽心以證相。將心與相爲本末。不幾昧乎。轉輪聖王。不卽如來乎。夫聖王固莊嚴相也。然以福業著者。帝王自有眞也。如來亦莊嚴相也。然以清淨著者。妙盡之本無爲也。似同實異。豈容混視。蓋眞性如

天雨流芳

來。韜彼形迹之間。超諸耳目之外。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也。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若舍正路而弗由。則墮於見聞。敝於幻妄。烏足以見本性所具之如來哉。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依法修持。不應斷滅。）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

天雨流芳

滅相。

註諸法斷滅者。謂一切法。皆不用也。於法不說斷滅相者。謂未悟時。必須依佛法修行也。此分凡二段。前段是賓。後段是主。前段首句不以具足相故。不字係行文。古本皆無此字。

講如來常言無法可說。又恐人執著無字。流入空寂。故呼須菩提曰。汝若作是念。謂如來以具足相故。得無上菩提。是以有相視如來。汝莫作是念也。蓋如來之無上菩提。不以具足相而得者也。然萬法雖空。而修行有經法。又豈可斷滅乎。須菩提。汝若作是念。謂發無上菩提心者。說一切法。皆當斷滅。是以空寂視如來。汝莫作是念也。何以故。蓋發無上菩提心者。於一切法相。不說斷滅故也。譬如渡水。既渡之後。不須舟楫。未渡之先。豈可無舟楫乎。

天雨流芳

箋義然而誠中者形外。心與相相因也。而實相待。相與心相足也。而實相成。是故相而具足也。其所爲徵於色者。無非根於心者也。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分相與心爲二也。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將視不必明。聽不必聰。貌不必恭。沈空落寂。何由明心見性。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心卽相也。爲具足相相卽心也。爲菩提心。卽心卽相。心相相符。於法不說斷滅相。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一塵不染。何貪何受。）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

天雨流芳

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註衆寶布施福德有限前賢言之俱是虛論其理此言則示以下手功夫使學者有所遵循不至浮空掠影

講法固不可斷滅若欲受福德又未免貪著故呼須菩提曰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之七寶持以布施福德終屬有盡若復有人知一切法本來無有我相忍之於六塵未接之先忍之於六塵方接之際忍之於六塵既寂之後忍之又忍至於成佛而後已此菩薩所得功德勝前七寶布施之菩薩所得功德

天甫流芳

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之心。活潑潑地。洞若太虛不受世間一切福德故也。爾時須菩提得聞妙義。白佛言。世尊。菩薩濟渡衆生。原爲希求福德。今反云不受者何也。佛白須菩提。菩薩本不爲作福德而度衆生。此心不應少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究之不受福德。而福德積之。有不期然而然者也。

詮義是則具足之道也。非菩提心者。不能知之。亦不能行之也。若復有人。知一切法之本於無我之第一波羅密。成於無我之忍辱波羅密也。此菩薩豈不勝於前菩薩之所得功德乎。何以故。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所以然者。菩薩所作福德。盡其所當然。而非有求於然。斯適於自然。而不覺其所以然。心若太虛。計較不生。豈貪著功德而始然哉。是故說不受福德。

天雨流芳

威儀寂淨分第二十九（眞性寂滅不假威儀。）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註若來。若去。猶云若住。若行。無所來無所去二句。形容贊嘆之詞。三如來俱指真性而言。

講菩薩之心。既不求福德。則諸相皆空。尚何威儀之外著乎。故佛曰。須菩提。來去坐卧。謂之四威儀。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以有相視如來。而於我所說無相之義。殊未解也。何以故所謂如來者。即真性也。真性放之彌於六合。無所從來。歛之藏於一心。亦無所從去。去來皆得自如。方可名爲如來。既無來去。自無坐卧。蓋空空洞洞。而威儀寂靜也。

大雨流芳

[illegible]則知相爲具足相。行住坐臥。無往不協其宜者。心爲菩提心。作止語默。亦無往而不適其性也。而人每以迹相求之。以爲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也。是執於有相也。豈解如來所說之義哉。如來者。心與性洽。住[illegible]而動。無所從來。心與法融。隨地自適。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一合之理。實無有相。）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衆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何。佛說微塵衆。卽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世

天雨流芳

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卽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卽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註微塵。妄念也。衆。猶多也。一合相。眞性也。貪著。依戀也。其事。卽色身中六根也。

講凡夫妄念紛紜。不可勝計。故佛借喻曰。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爾之意以爲是微塵衆。寧爲多否。須菩提曰。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衆是實有者。佛卽不說是微塵衆。所以不說者何故。蓋佛說微塵衆。卽非微塵衆。是虛名爲微塵衆而已。知微塵衆非眞實。則知世界矣。世尊。

大雨流芳

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亦非實有不過未劫之人强名爲世界耳何以故若世界是實有者即與一合相無異矣一合相者真性也真性彌淪六合有而非有無而非無故一而不可二也而不可分也若世界則是假合劫盡則壞故不可與真性相比也然所謂一合相豈果有相哉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亦虛名而已豈真有合相哉佛曰須菩提一合相者色涵萬有是誠不可以言說也所以不可說者因凡庸之夫貪著性中所現之事如目過色則爲色引耳聞聲則爲聲誘六根不淨了悟無期即與之說彼亦不解故不如不說之爲愈也

詮義 誠如是之無去而無來也超乎微塵者世界雖大不足以囿如來也而果何道以致此安得不推其故也曰須菩提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爲多否須菩提乃曰甚

天雨流芳

我者欲。攖欲者心。心無所牽。欲何能誘。若是微塵衆實有。能浼我者。佛則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何。佛說微塵衆。微塵之自爲微塵耳。卽非微塵衆。不過名爲微塵衆而已。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苟能自振拔焉。世界雖大。何有於微塵。卽非世界。不過名爲世界耳。何以故。若世界實有此微塵。則是心爲形役。爲相所縛。不能釋然於世界之微塵。將心中之塵。與世界之微塵。不禁合而爲一矣。卽是一合相。若如來說有。離有說無。離無。雖說一合相。卽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則知真性虛靈之體。有不滯於迹。無不滿於虛。其理固當如是也。苟著無遺有。著有遺無。處世界微塵中。而落邊生疑。求其解脫微塵。克樹立於世界也。烏可得乎。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如是知見。法相不生。）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卽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卽非法相。是名法相。

註（如來言不著四相之見屢矣。始則令諸學人。除去麤重四相。如大乘正宗分中所說是也。次則令諸）

天雨流芳

學人。見性之後。復除細微四相。如究竟無我分中所說是也。此言理中清淨四相。由淺而深。循循善誘所以開悟學人者至矣。

講凡夫貪著其事。以有我人衆生壽者之見也。故呼須菩提曰。諸相皆空者佛也。若有人言。佛尚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此等妄議之人。汝之意。以爲是人解我所說無相之義否。須菩提曰。不也世尊。妄議之人。墮於癡迷。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蓋此四者之見。眞性中本來無有。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虛名爲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而已。須菩提悟佛不著四者之見。則知見廣而信解深矣。故佛又曰。須菩提。四見既屬空虛。則發無上菩提心者。凡於一切法。皆應如是知、應如是見。應如是信解。而後人已胥忘。畛域俱化。不生一切法相。須菩提。所謂法相者。如來說非眞

天雨流芳

實。是虛名而已。蓋初入道時。不假法相。無門可入。既見性後。當離法相。不宜執著。所謂渡河當用筏。到岸不須船者也。

詮義是知心愈淨而愈密者。功愈用而愈純。其所見愈歷而愈深。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否。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與心融。不必去其見。而自無是見。迹與心化。不必有是見。更無所謂見。即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不過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於一切法。不應如是知之明。見之真。如是信解乎。蓋有法之見存。即爲法所執。有相之見存。即爲相所拘。其未忘乎法相者。即其意見之未融也。安得有如是之不生法相乎。何以故。所言法相者。

天雨流芳

如來說即非法相。

應化非眞分第三十二（應現設化。亦非眞實。）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爲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

天雨流芳

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註　至如如者。自如如之極也。有爲法。布施等類是也。夢幻泡影露電。皆不長久者也。全經大旨。無非欲人由法相而悟眞空。持說之功。勝於聚寶布施。故於篇末。重言以結之。男僧謂之比丘。女僧謂之比丘尼。居士謂之優婆塞。道姑謂之優婆夷。

講　上言發無上菩提心者。在不生一切法相。然則無上菩提。於何而得哉。則莫若持說此經。故終呼須菩提而告之曰。若有人以滿無量無央數世界之七寶。持以布施。其所得之福。可謂多矣。然所得乃世間之福。有時而盡。況因受福而又作惡乎。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於此經中。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人演說。此出世間福慧。劫無窮。殊勝於彼也。云何爲人演說。如欲爲天人演說。則現而爲天人。欲爲

天雨流芳

異類演說。則現而爲異類。隨感而應。不拘定相。自如之極。而實寂然不動。此所謂無爲法也。何以故。凡一切法。皆屬有爲。縱得世間福。不過如夢耳。幻耳。泡耳。影耳。露耳。電耳。應作如是等觀。而不能長久也。惟知萬法皆空。悟真性爲實。則御愚生而到彼岸不難矣前所謂應如是住者。正住此如如不動之真心也。如是降伏者。正降伏其有爲之妄心也。全經大義。不於此而益明哉。佛說是經已畢。長老須菩提。及一切大衆。聞此妙義。盡生歡喜。敬信承受。而奉行不怠焉。蓋聖凡兼濟。而人天胥度云。

詮義

然則發菩提者之不生法相也。佛法不賴有傳人哉。然而成己者成物。猶須爲人演說也。而果何如爲人演說也。今夫行住坐卧。法中所有事也。無非相也。語言文字。法之所由彰也。亦無非相也。苟能由相以悟法。斯即心即法。而相於何有。使泥相以求。雖明其當然。而不能明其所以然。將

天雨流芳

心爲相役。靜定之天。反爲所擾矣。抑知法本空也。相亦空也。法相皆空。何所取著。此不取於相者之應如是降伏其心。如如不動者應如是住也。由是推之。一切富貴貧賤窮通得失。有爲之法。又何莫非空哉。夫夢出無心。幻成有意。夢覺如幻。幻結疑夢。此虛中之實。亦然也。水漚爲泡。泡隨水消。形照爲影。影隨形滅。此實非之虛者然也。雲蒸爲露。露因日晞。雷驅爲電。電逝雷隨。此虛而實。實而虛者然也。若此者以爲虛也。而非虛也。以爲實也。而非實也。則一切有爲之法。如是而已矣。苟平其心。推其理之所由始。靜其氣。窮其事之所由終。欲明心而見性。不應作如是觀乎。

天雨流芳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直解

註般若。智慧也。波羅密。到彼岸也。多定也。經。徑也。言此經乃修心者徑路也。

觀自在菩薩。行（音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音志）。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音志）。無眼耳鼻舌身意。

大雨流芳

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

大雨流芳

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卽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註】觀自在者。變化自在也。達觀自得也。菩。覺也。薩。情也。義理先具。能覺一切有情之義。蘊。藏也。色。受。想。行。識。謂之五蘊。全經重此一句。度一切苦厄。兼自度度他而言。舍利子。人名。因色而有受。因受而有想。因想而有行。行之不得。則識於心。而不忘。五者相因。諸法空相者。謂眞性有而非有。無而非無。是諸法之空相也。眞性累劫不毀。故不生不滅。眞性本來無

染。故不垢不淨。眞性不著一物。故不增不減。眼耳鼻舌身意。謂之六根。色聲香味觸法。謂之六塵。一切諸法。皆從意起。故法屬意。或謂法與發同。即發動也。不通。目之所見爲眼界。心之所之爲意識界。無無明者。無昏昧之處也。無老死者存不壞也。苦煩惱也。集積也。猶云積萬過千愆之身也。二者謂之苦果苦因。滅涅槃也。道路也。猶云修行得路也。二者謂之樂果樂因。梵語菩提薩埵。華言菩薩。涅。不生。槃。不死。阿。無也。耨多羅。上也。三。正也。藐。等也。三菩提。正覺也。揭諦揭諦揭。妙諦以度人也。重言之。自度度他也。僧。衆也。薩婆訶。疾速也。謂疾速成就一切衆生也。

天雨流芳

【講】何難說。吾教有觀自在菩薩者。功行最深。具大智慧。造到彼岸之時照見自己之五蘊。與衆生之五蘊。皆屬空虛。於己則修無上菩提。於人則多方接引。俾一切苦惱之厄。盡歸解脫。弟子舍利子。正是欲離苦厄者。菩薩呼其名而告之。舍利子。爾知世間有形者爲色。無形者爲空。不知色乃夢幻泡影。不異夫空也。空乃一真顯露。不異夫色也。色不即是空。空不即是色乎。夫因色而有受。因受而有想。因想而有行。行之不得則識於心而不忘。此五者。相因而見者也。今色既是空。則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矣。由是真性常清常淨。毫無法相可見。不誠爲諸法中之空相乎。言乎其妙。則常存不微。不生不滅也。湛然清虛。不垢

不淨也。自然恰好。不增不減也。是故眞空之中。既無色受想行識。則六根俱淨。無眼耳鼻舌身意也。六塵不擾。無色聲香味觸法也。六根之累。以眼爲界。今眼界既空。則萬緣悉泯而意識胥忘。將見由定而靜。由靜而慧。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也。由久而固。由固而貞。無老死。亦無老死盡也。煩惱之苦果。作業之苦因。涅槃之樂果。修持之樂因。一時俱盡。則眞空中。本無智慧。名即到彼岸。亦屬虛假。而又何所得哉。然無智無得。從乎既得菩提以後而言也。若未得之先。豈可無法哉。所以菩提薩埵。以般若波羅密多。爲修行之法。守其六根。絕其六塵。故心無牽罣滯礙。遠離夫神魂之顛倒。夢寐之妄想。至於不生不死而後已。

大雨流芳

不但菩薩爲然也。即三世諸佛。欲得無上菩提。亦無有不依般若波羅密多者。是知般若波羅密多。是變化不測之密語。是神光普照之密語。是至極無加之密語。是獨絕無倫之密語。阿難所云能除一切苦。斯言誠眞實而不虛。更有密咒。汝時時誦之。可以生智慧。可以到彼岸矣。咒曰揭諦揭諦。揭出妙諦以度人也。重言之。自度度他也。波羅揭諦。欲到彼岸。必須賴此揭諦也。僧衆也。薩婆訶。疾速也。謂疾速成就一切衆生也。總之密咒雖修行之徑路。而徑路不外於此心。人能空其五蘊。則主翁常定。而客感自淸。豈有不得無上菩提者

哉。

天雨流芳

古城區圖書館
天雨流芳

純陽呂祖降壇三十二次偈

第一章　得手功夫切莫疑疑心若起便途迷行行直上山頭去柳媚花明遇自奇　第二章　作善如登百尺竿下來容易上來難直須勤力行功過一訣幾希要細參　第三章　迅速光陰不可留年年只有水東流不信試把青裴照昔日朱顏今白頭　第四章　萬轉身如不繫舟風翻浪湧偃蓬又品荒孰定篙和舵一路輕帆到岸頭　第五章　萬法皆空莫浪求如來只在此心頭情枷愛鎖都拋却無束無拘得自由　第六章　天堂快樂幾多般受苦諸魂出獄難苦樂由來爭一念青蓮原植沸湯間

天雨流芳

第七章恩愛牽纏解不開一朝身去不洵偕於今撒手無沾滯
直上靈山白玉臺　第八章富貴由來水上漚何須騎鶴上揚
州蓮池有箇收心法靜裏時吟七筆句　第九章花落花開又
一年人生幾見月當須打開名利無拴鎖烈火騰騰好種蓮
第十章心境從來要廓清休教煩惱日相侵靈山無限逍遙處
功德池邊洗六塵　十一章休教六賊日相攻色色形形總是
空悟得本來無一物靈臺只在此中　十二章心外求經路
便差水中月影鏡中花真空妙義君知否七寶莊嚴總欠佳
十三章風旛動處總非真自在如如只此心解得拈花微笑意

天雨流芳

本來何地著纖塵　十四章　流光迅速莫蹉跎名利牽連似網羅撒手懸崖無別法白蓮臺畔禮彌陀　十五章　經營世故日忙忙錯認迷途是故鄉識得本來真面目此身原是臭皮囊

十六章　元宵燈後便無燈萬古常明只此心朗照諸天終不滅一龕佛火月三更　十七章　見美如無在一心莫將句引怨摩登防閑女色如防賊到底何能奪主人　十八章　望鄉臺畔尚思家月慘風悽冥路斜縱有紙錢無處使都緣一點念頭差

十九章　森羅殿上鬼多般百沸油鍋萬刃山識得如來真實義無邊解脫一時閒　二十章　陷溺沈迷已有年愛河滾浪浪滔

天雨流芳

天持經有可登高岸何用中流更覓船 廿一章 塵緣斷後自消融清淨方知色是空佛即心兮心即佛青山只在白雲中 廿二章 開說西方種異蓮花開十丈藕如船靈臺自有祇園樹本地風光即佛天 廿三章 嬌容豔麗原是粉骷髏暮樂朝歌總不愁一旦無常歸冥路夜臺難遇舊風流 廿四章 聚寶為山未足奇不如持誦得黃金經明示成真路何事亡羊泣道歧 廿五章 諸佛菩薩只此心何須泥塑與裝金世間燃燈燒香者笑倒慈悲觀世音 廿六章 了悟猶如夜得燈無窗暗室忽開明此身不向經中度更向何方度此身 廿七章 去惡猶如解

天雨流芳

志心皈命禮

大聖雪石北岳安邦景帝（三声）

玉峯得道。雪嶺成神。鎮朔方之上境。居石龍之寶座。昭武威於太空。蓋德惠於麗陽。八月初十以降誕。九月九日飛昇。神明不測。靈應難言。氣冲霄漢。力搏龍虎。現白袍而助陣。秉火劍以斬妖。韋陀[illegible]皈依佛法。北隅安位。捷應九泉。生初具先天之氣。殁爲雪嶺之神。功昭而顯。名顯仍隱。一麗永賴。幸扶持萬姓咸霑夫惠澤。有感即應。[illegible]不通。安邦預患。保境除災。神行風起雨至。靈降電閃雷鳴。心同冰雪。明德惟馨。性似風火。惡業災消。靈至顯。至剛至勇。佛賜金號果南菩薩

三聖保奏。金闕賜銜。

敕封麗陽。鎮守山河。伏邪降魔。吉祥。安邦正神。

叙存麗江義盛源奉送（如有願送者請印）

天雨流芳